

在抗戰的六個月內，我們民族已經犧牲了一千萬壯丁，而在長期抗戰中，我們民族一定還要犧牲更多的壯丁，但是我們應當竭力減少未來的壯丁的犧牲；未到時期而先犧牲了，是民族存亡的嚴重的損失。

大時代的風暴所養育所鍛煉出來的幼小子，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全力！

人，發起了一個「三三制」，在上海的朋友們，也許還記得，三年前，上海的大和住在租界上的一部份兒童吧！

八、一三以來，在上海，縱然我們的抗戰，得到難民的兒童們，有了丁

物保護會，主張凡是協助人類的動物，（如貓狗貓狗之類）不應虐待。當時我們看了種種運動，覺得太不順了，原因是許許多多的類正在受比動物還差的虐待呢。及去年清檔七七事件發生前，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救社會的女朋友，太預備組織一個托兒所，先收容一部份職業界女工的兒童，開辦費由八位發起人籌劃，在不久，已有一萬五千元，這件工作也就停止了。爲了保護戰場上的殘兒，同時婦女界做的人材實在不够，

海的難民收容所，每天平均要死亡一百以上的兒童，戰區還在內的，致死的原因是兒童的抵抗力弱，經不起飢寒交迫的威脅，同時據敵區出來的同胞報告，敵人佔領的區域，對於成年男子除殘殺外，就逼着在火線工作，婦女則被充當，惟對於兒童，被捉的送回日本去，作他們侵略我們的後備軍，這是何等痛心的事！無數萬中國兒童，是中華民族的未來主人翁，是無數萬在前線衝鋒和後方努力戰區救難同胞們的生命繼續存在，是創造新中華民主共和國的鋼骨水泥，假如在

了最後的勝利。但是建設的力量太顯，於國家元氣的損傷太大，這是建設新中華民主共和國最大的阻力。

在抗日高於一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下，保護兒童的工作，義不容辭的，當然應該由婦女來負起責任，同時政府也應當予以有力的援助。漢口前月曾經由郭沫若先生等發起兒童保育會，這是戰時後方的工作，這是戰時切的工作；第一，爲抗戰將士保育了他們的兒童，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的無後顧之憂，專心殺敵，一方面可以使將士們的家屬，不爲兒女所累

全的保育機關，她們們都可安心從事抗工作。

廣東婦女界在抗戰戰中的確已開始做了許多有意義的救亡工作，是有還有很多錢又有書，是有許多人，並沒有站在最前線來從事救國工生的，我希望她們鼓足勇氣，聯絡更多寄居在香港、上海、廣州、四川、貴州等省的選擇任何一處，首先開辦起來，先收容最苦沒有辦法，處境最苦的戰士遺孤，待擴展以後的，再廣設收容各方面的兒童，這樁事完成了；

就是婦女們不去慰勞受傷的將士們，他們也許可以更高興，更安心，可以減少他們怨恨民衆不關心憤怒的心理。

保育戰時的孩子

姚潛修

兒童是人類的天使，是中華民族未來的主人翁，難道真的弱小民族的兒童，比不上外國民族養養的動物嗎？

在東戰場，我把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難民工作上。得到很多教訓，希望能有機會寫出來。但在三個多月里，最使我痛心的，是難民收容所中醫藥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難民死

在法租界又拾獲四千具，供屬飢寒交迫所致。又據上海二五專電：「僅公共租界一隅，據衛生處調查，前一星期內，華人死於疫症者一百九十七人，死於其他病症者一千九百

面向政府里建議。因為這件事是全國性的，是與每個人都有關係的，是正如每次抗戰一樣的，要政府和人民共同負責負起來。

至於辦法，就「戰時兒童保育會簡章辦法」見一月二十二日本報第三版）而言，原則上我覺得很好，想來保育會成立之後，還會有更具體的辦法。不過，這件事十分緊要，也十分迫急，希望海內外各地的同胞，都能熱烈地發表意見，並且供獻出物力或人力。

已率繼續增漲，尤其是小孩子死亡的多。每天一個是例外，三個五個也是平常的事情。當時上海的難民收容所，數目是三百幾十處，據衛生處報告，我服務的那個還算清淨衛生的。然而小孩子的死亡

九十一人。……外僑死

並不包括上海租界地以外

明白的死亡指出：我們已經

胞，死於敵人炮火之外的

數目，是何等驚人！

限制，不容我多說話。

但我先要提出來的。

第一，是有戰時的

小孩子，是每一個中

華民國民的責任，

絕不能作為舉動慈善

不要使戰士有後顧之憂 黃偉強作

在離開上海的前幾天，因着結束一些個人的事及將許多書籍和笨重的東西寄存到友人處，每天清晨就奔走於霧迷漫的街頭。

其次，從法租界的一條最幽靜的馬路跑過的時候，我聽見了那裏面的一家雄然大洋房內，有伴件人特別注目地，東面引了一隻走過了路人的脚，原來是用草席裹着的屍體，被拋開草席的角，微視了一下。可是，那張小兒的慘白的臉和，微皺眉的眉，緊閉着嘴。

第二天，同樣的在另一條馬路又發現一個年紀去了的小生命。這印象我永遠也不能忘記及剛投向這世界來還不久而又又被殘酷痛苦所摧毀的幼小生命。

在敵人慘暴的屠殺之下，被殘害的兒童正不知其數，而敵人對於我們這些無辜的兒童，所施的手段，是極盡其殘酷的能事。在最前線的戰區，在敵人的後方，在一切我們所看不見的地方，在那麼慘的景象，是筆難盡述的。然而，在敵人上領士，全面補充正積極地展開，戰鬥力日益增強，我們急需的今天，為了要培養這些未來的生力軍，我們是應當怎樣的寶貴和愛護這些歡的兒童——國家未來的主人。因為讀到安徒生的高纖「戰區兒童」的緣起，使我感到人們組織一戰區兒童會館的目的，目前我們所應盡

本社爲實踐勞工工作，發抗戰動員力量特組織戰動員，時服務團公開徵求男女團員，長期派赴華南各縣巡迴工作，凡願應徵者，或女團員章程並自即日起至十七日止每日上午九時至五時在本社舉行報名手續，社址：東山百子路一百號

動行戰抗
版出期三第卷一第

志樣調動我國的外交陣容
面改善農民生活之意義
廷快把「致道守之」
政治綱領「建築起來」
「反對華新政策」與我們的抗戰

非常時期請備非常良藥

光和眼藥水
熊膽油

內外兼治 呢？
功效神速 食咸宜

各處有賣 總行：廣州十八甫

秀草
馮玉祥

去秦草苗
 容易長
 從軍紀
 從此大昭
 去劣馬
 良馬得用
 面抗戰
 從此轉勝
 有法規
 制有循規
 沙大軍

那可無規
 孫武教戰
 二條被斬
 糧食用兵
 莊賈被砍
 我輩後生
 須本前規
 振我軍威
 滅此強敵
 一月二十九日

月八日晚上，廣州抗敵先鋒隊舉行游藝，聯合藍白劇團入賓驗劇團演出。有看到。）每一個演都很能够盡責的表演（或她）所扮的角色，飾莊教員的鄺小輝，飾莊台山的關維倫。

反對武器論的抗戰劇團，在廣州是成興團體、圓覺社諸同志等，與貧民社團同志會，我教養班的。這將軍」的演出，在舞台上，都表現出有力的精神。從下邊看來，（因為去過連，上都沒

將軍」這齣戲，批判了錯誤思想與行為動機，主觀上形成導正作用；在優待抗戰戰士墜落的一貴族家庭，及自私的崇奉英雄的女子，是針對着抗戰文藝中的一個劇本。

抗戰文藝中有一個劇本，顯然就是「一條水」這齣戲，從吳氏染病消滅奸抗敵的主題來說，亦是抗戰文藝中的一個劇本。這場開幕並不信村長與光大爺一個角色，求強調地表示東北在山村敵人統治下的一切政治的不經濟壓迫情形，亦不強調地追求槍炮銀錢的好惡狀，開幕便是送走老牛，與其說是手法簡潔不如說是手法簡陋。

本如此，演員受限制而不能盡情發揮；一開頭，便把可以緊要的情節，作成不許鬆動的場面，對於整個劇

簡單不充實，更顯出這個劇的率草，無力，不深刻，不能動人。這是一個失敗的劇本。

劇本不良的限制，演出上亦是失敗了的。最失敗的地方，就是演員的情緒不緊張，表演沒有力量，浮面的，并不深刻，以至形成缺乏戲劇的空氣的現象來。上面說過。這是受了劇本不良的限制。而重要角色如王老三，演員田兵君作演，一個青年的姿態來

學過醫的人，總把自己
的病看得不要緊。他
只是通常的傷風，睡
天便會好的。

到了晚上，先生又發
大汗來，先生說，這

？已經沒有時間了。
看看那種情景，我也
着急了，只好聽從郭生
的話，可是心裡真有點
怕。我說：先讓我把褲
一遍，看看可以用不

有點倦了，便叫先生出去買了些金雞納丸回來。

到十一點鐘光景的時候，四川的于邦青先生走了。這于先生是最先的一個，聽說是萬縣事件的兇手。他向郭的明生說：劉子敬先生：劉子敬先生一早上船，對上了今晚送不去，便趕上了。這說却使大家着急起來。

你拿去請陳真如先生寫好。先生躺在病上告訴我。

我立刻便把房子抱着向陳先生房裡跑去。已經差了一點鐘，陳先生還沒有回來。

你替我寫好了，看平常陳字的那種字。

這使我吃了一驚，心裏怎麼會寫呢？先生說我過遲，他又在床

越懶心，心情越鎮靜，要寫得不好，練完後，拿給先生看。先生看着漸漸地生起眉頭來。看着先生的表情，心中忖測地跳，我知道一定成問題。先生說：有的字結構寫錯了，有的也不好。我將我把筆寫過去，便在字旁寫我改正了幾個。

又過了一會，先生在牀上自語地說：唉！還是我起來寫吧，說着，便坐起來寫。點色燒得很紅，眼神一點勁也沒有。

那副對子很長，棒子又小。先生堅決地說：在地下寫吧。我們都知道在地下寫更加要勞神，但也不敢多說話，怕使病人更不耐煩，我去拿了兩大張紙頭來鋪在地板上，先生就跪在地下，喘着氣寫着。幾點鐘好了，先生又出了牆

小 女

任 啟 珊

上海浦東小菜販，苦過台灣高麗
僑傷市府真黑暗！抽稅一塊錢一擔
岸到西岸，一來一往一塊半。挑菜
算，回來五角一條漢。賣菜來往爲
要買張亡國順民券。亡國卷，誰個
錢買心更惡。走到街上無飯面，低
人見。不買你的菜，還要把你趕。
沒事幹，無事不准你逃算。還有一
！界於今也暴飲：買張執照來往！
三塊不准允！賣小菜，真可歎，時
本爛。連本爛，坐浦畔，欲歸不得
一見倭兵心驚胆，拳打脚踢解血
民苦受個！苦死有誰來明喺？但願
戰！從前賣菜真方便。

這一點許多人都相信，最初自己也相信不疑，且他更明白自己變成浮尸，或者快要變成浮尸。理由：走私，販毒，大沽藥糖等等，丑

來，就是告訴他關於葉鴻清的消息，說是因為的再三推委，到六月底止，日本人便要辭幹了。因爲這事和曉初的投資很有關係，日本人一從其包庇盡一切海河上的運輸，所以談話當然把那肥人讓陰險勸他應當早點放話，向公司書業務上讓步，或者加聘幾位日本人作顧問和替想那些陰謀的暗示，以及那些突發的洪災從婁子邊站起來了，盤了一下桌子，怨憤道：「我早就該離開這鬼地方的。」

大約三年前，曉初夫人，便已勸過他回南了。因爲長城戰事已經興也門爭多了成時。

非常時期請備非常良藥

當時，敵人却更加緊有對於民族經濟和道德的毀。加之他自己也是南方人，雖然生長北平，他依舊耐不慣北方的氣候，大祿以及派重的算，以冀東既經在事實上失掉，敵人的估計已壞了。他不明白貪食東西是沒有止正如他不明白或在不相信目前的局勢一樣，希望為一般地說來，經過災變以後，我們這是敵人們間顧的腸腹，猜忌和假恨，而云希亮的火炬，已經火光熾盛的燃着了。我們一個光亮亮的前途。這是許多人都如此，但他却視視地，所以現在，他又想起逃了，逃過一陣方步，搔搔頭頂，于是他走到堂屋門口去，在一張躺椅上躺下，他望着屋樑似問非問地說：「你看我們搬到上海去好麼？」

幹嗎不好，那母親回答道，「我不是早就說嗎？我看北方是不會再太平的。切給啊——確是切給，也可算我們中國才有。今天敵滅十，明天給人陰滅十，誰也連用毛都弄一下。倒還有自己做幫因啊？」

怎麼，真的又更暴動了麼？「她想起了半月前，微微吃驚地問。

說不定——也許就是今天吧。」

他決然地回答着，但彷彿隱隱悟出自己說了憾的，他隨感觸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十多天前，當開始聽到暴動消息的時候，他不在意的。因為自從一二八時期起，在天津探地過，漢奸的暴動，已經成了平常事故。雖然他聽那位活動分子的口風和從前不同了。

(未完)